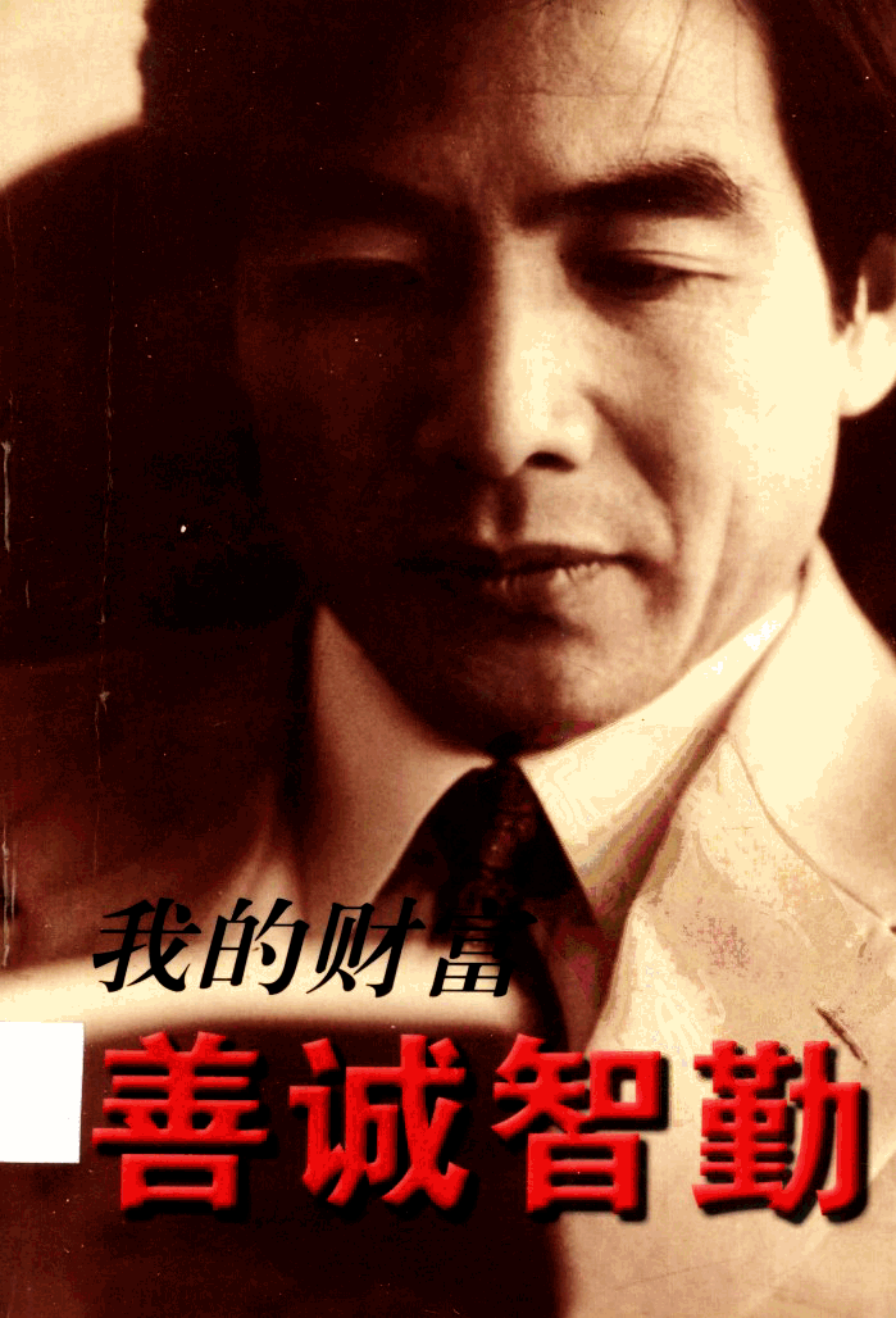




我的财富

善诚智勤

献给——

21 世纪的伟志



序

吴 象

我是一直主张、提倡、鼓励、支持大力发展私营企业的。与“三资”企业相比，它是完全的民族经济；与个体企业相比，它的专业化、社会化程度更高，能够较快地进入国际市场竞争，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较快发展的中坚力量。

我与向炳伟先生只有两面之交。他给我的印象是言语不多，性格内向，丝毫没有成功者的踌躇满志，也没有有产者的浮躁情绪，倒有一种谦谦君子、甘当小学生的儒雅之气。他送给了我一本介绍该公司企业文化的书，就是现在正式出版的《我的财富——善诚智勤》。这个企业虽然在全国知名度还不大，但我感到很有特点，特别是向炳伟先生本人身上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东西。

向炳伟有一种与现代文明社会相适应的财富观。他从1987年贷款5000元开始办厂，始终打私营企业的牌子。有人劝他带顶“红帽子”，也有国营集体、单位找他去挂靠，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即使在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私营企业被一些人视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而口诛笔伐时，他也坚定不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办企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个人发财，而是为了实现他奉献国家、回报社会的人生价值和理

想。在他看来,金钱财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创造的物质财富最终是归社会所有、为社会服务的,他个人不过是社会委托的经营管理者。即使政策变了,没收了,不过是回归了社会而已。如果我们的私营企业家都能有这样坦然的心态和财富观,无疑会有利于其企业的稳步快速发展,有利于其人生健康。

向炳伟有一句名言,“老板把员工当人看,员工才会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向炳伟在他的企业中大力提倡员工对他直呼其名。他说,他听到员工叫他的名字时有一种平等、亲切的感觉。向炳伟最反感的是在员工面前以“救世主”自居的老板。他认为,员工需要企业,企业也需要员工,双方完全是一种平等的劳动关系。公司每位员工过生日,都能收到向炳伟亲笔签名的生日贺卡,公司拿出150多万元,为全体职工提供了免费早餐;公司对努力上进的员工根据个人要求调整工作岗位,使其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并坚持每年选送两名优秀员工到日本进修。向炳伟说,我希望员工能为公司创造利润,但更希望他们在为公司创造利润过程中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和本领,即使离开了伟志,也能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和发展。

向炳伟是在中国第一个向广大消费者庄严承诺“不满意便退钱”的企业家。为了实现这一诺言,从1992年以来,公司直接损失了50多万元,间接损失了2000多万元。伟志集团就是由于提出并实现这一承诺,在陕西和全国广大消费者心目中信誉倍增,极大地推动了伟志产品冲出陕西,向周边省份市场迅速拓展。1992年当他作出这个决策时,他的同事们几乎都反对。事后,有人问他凭什么作出这样“冒险”的决策时,

向炳伟回答说：“我相信中国人80%以上本质是善良的，还有百分之十几是能够被善良感化的；失去善良天性的人只是极少数。我更相信我们产品质量是过硬的。”

伟志集团的企业理念的核心就是“善诚智勤”。向炳伟把“善诚智勤”的企业理念视作他们企业向社会奉献的精神产品。为了“善诚智勤”，向炳伟提出宁可企业发展慢一点，也不能干损害消费者、损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不能去钻体制转轨期间政策、法律的空子。伟志集团只追求阳光下的利润。为了“善诚智勤”，伟志集团在公司内部已连续三年开展评选孝子活动，把每年12月8日定为“伟志孝心节”，不惜损失60多万元产值，给全体员工放假一天，回家为父母尽一份孝心。同一天，公司还花费18万元，在《中国青年报》、《三秦都市报》刊出“忘了啥，都别忘了咱爸咱妈”的公益广告，整版广告是一对年迈的老夫妻，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98年，他们又拿出23万，与陕西省老龄委联合开展评选“伟志杯三秦敬老好儿女”活动。为了“善诚智勤”，他们在延安老区包扶了前何家沟村，为该村出资修水塔、赠衣物、结对子资助特困户，救助失学儿童，还招收了10名青年到伟志公司工作。

目前社会上对民营企业存在的偏见，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在民营企业队伍确实存在有坑蒙拐骗的，有为富不仁的。当然这少数人仅是民营企业队伍支流，但影响很坏。我之所答应为此书作《序》，是因为我感到向炳伟和他的企业是中国正在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健康力量，他的人品和他的企业行为应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

（作者系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目录〕

一. 我的财富—善诚智勤

——一个私企老板的奋斗史

..... (1)页

二. 人生感悟

——向炳伟手稿摘录

..... (51)页

三. 这是人的事业

——伟志宣传文稿选编

..... (107)页

四. 风采

——伟志人事迹摘录

..... (127)页

五. 附录

——附一 向炳伟总裁历年所获荣誉

..... (146)页

——附二 伟志集团、产品历年所获荣誉

..... (148)页

我的财富—善诚智勤

一个私企老板的奋斗史

在他看来,谁的资本和谁来经营资本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来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你为社会做了些什么?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他人做了些什么?

林 夕

第一章 寒门赤子

第二章 泥瓦生涯

第三章 针线苦拈

第四章 创业惟艰

第五章 情钟西服

第六章 建厂兴业

第七章 营造家园

第八章 拓展版图

第九章 问鼎西北

第十章 奠基未来

第十一章 我的财富——善诚智勤

作者后话

弁 言

生存,是一种文化。假如你出身寒门,那将是一场漫长无际的艰苦跋涉历程:你要与贫穷斗,与死斗,与因此失去了最基本的文化教育而产生的愚昧斗,与这个世界上所能遇到的一切不公平而斗。你可能是一个极为潦倒极为渺小的人,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极其富有、极其伟大的人。奋斗就是一种生存的文化。

经营,是一种艺术。今天的学术界没有给我们推出一种金科玉律的模式;政府也没有设定一种细致入微的行为规则。因此,在这个领域里充满了创造,充满了幻想,充满了人类最原始的欲望和最文明的希冀。人们在这个空间里构架着自己理想中的王国,也构架着社会经济的兴衰。有人在这里敛财;有人在这里施爱;有人在这里经营物品和数字;也有人在这里经营人格和思想。但无论是百万资产的拥有者,还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我们的面前都摆着这个亘古的

话题：我活着是为了什么？我需要什么？我们的社会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撑起社会脊梁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业者？

向炳伟，西北地区最大的服装企业集团、陕西伟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在他四十年的奋斗生涯中，狼藉着一片命运的坷坷坎坎。从社会卑微的最底层奋斗到今天成功，他的生存文化与经营艺术或许比其百万财富更具有社会价值。同样是作为血肉之躯的人之子，他的经历昭示着人们：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创造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

作 者

第一章 寒门赤子

汉中曾是一块被历史垂青的热土。2200多年前，刘邦在汉中南郊的寒风晓月中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终于“剑指三秦、一战东归”，缘此便出现了汉人汉文化。这块被巍峨秦岭和苍莽巴山拱围的土地上到处所布满的历史陈迹曾滋养过多少伟大的灵魂，这秦巴屏障又隔绝了多少人升腾的希望，不得而知。千百年来，人们就在这块由汉水冲积成的小盆地里劳作不息，北不过秦岭腹地，南不越巴山蜀道。历史在这儿沉寂得太久……

一九五六年农历正月二十三，在汉中南郊离拜将坛不远的一条小巷里，一阵小生命稚嫩啼哭声划破了寒冬之夜的静寂。向炳伟出生在汉水公社建国大队一个贫穷的菜农家庭。

父亲向氏年青时曾希望摆脱贫困，他翻过巴山西脉的米仓山搞过货运，也曾酿酒、开杂货店和油坊，但无论他怎样的辛苦卖力，命运的绞索还是始终把他紧套在贫困上。解放后，全家人就靠种菜挣工分、干自留地为生。随着时光的推移，这种恹恹的日子磨砺得他渐渐冷凝暴戾起来，对儿女也是非打即骂。

向炳伟在家里排行老四。他最初成长的日子便是笼罩在饥寒和父亲的苛责中渡过的。幸好，母亲的慈爱化解了父亲的暴戾苛刻，使孩子们多少感到生活的温暖。

七岁时，母亲带着向炳伟到城里饮马池小学，希望他在这里能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但她的苦心哀求没有能打动校长。命运也似乎不能容忍小炳伟跨出祖辈生活圈子半步，于是带着满腹的失望和不断的希望，向炳伟在村里的五祖庙小学开始了他短短的学子生涯。

他在上课之余，要帮母亲干家务、照料小妹妹，还要拾肥捡粪、打草喂猪。从孩童到成人生活中该出现的那些操劳和忙碌满满地挤在他不到十岁的日子里。忙完屋里屋外，他就左手哄抱着妹妹，腾出右手写字算数。每写完一篇，他都要把字擦掉重新再写，一个作业本往往要反复用多次。在劳碌与穷困之中，知识为他打开了一片新视野，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求知欲，因此他的成绩在班上始终数一数二。

尽管全家人都在为生存而奔波，但日子依旧贫穷拮据，刚出生不久的两个弟弟也因无力扶养陆续送人。这种离乡别井、远离血亲的命运差点落在小炳伟身上，只是他的乖巧、勤快和善解人意使父母思量再三没有舍得把他送出去。

一九六八年四月，向炳伟十二岁，正读小学四年级，“文革”的枪炮声彻底击碎了他的读书梦。当时建国路是统、联^①两派交火的焦点，学校停课，向炳伟一家辗转逃奔于大河坎、铺镇、周家湾等地。

母亲周氏的一生咀嚼尽了生命的苦涩，耗尽心血孕育了七个儿女之后，在战乱中已是憔悴不堪，贫病交加。

八月初，汉中军分区及驻汉部队强令造反派停止武斗，他们一家人

① 注：统联两派；统派指“汉中矿临统造反派”。联派指“汉中联新革命造反派”

才又回到建国大队,然而他们家的破草房在战火中被毁之一炬。哥哥们分别出去单户独居,父亲已年过五旬,母亲卧床不起,妹妹尚年幼,如果自己再上学,父亲就太苦太苦了。

在十二岁的炳伟心中,有两件事是最重要的:一要想办法挣钱给妈妈治病,二要想办法挣钱修房子。

那年夏天热得出奇。小炳伟背着背篓、赤着脚在田间野外割猪草卖给生产大队,一斤可得五厘钱。路被太阳哄晒得烫脚,他不得不像猫一样踞着、跳着来回换着步子。割满了一背篓时,他就仰下身子,套上背带,背篓压得他左晃右晃怎么也站不起来,他只好把它拖到垄坎下,一只手撑地,一只手扶篓,慢慢地一点一点撑起瘦小的身子。

最让他心沉的是去城里居民区收泔水。万分小心地走近人家的锅台边,泔水桶旁收洗锅水、淘米水、剩饭剩菜等,看着主人的脸色,尽量轻手轻脚地动作,不让泔水溅到旁处。就这样,也常常被别人骂着赶出来。谁愿意有这样的生活呢?小炳伟隐忍着心中的苦涩。五厘钱在年少的向炳伟眼中极为珍贵,因为在他们吃红苕、槐树叶、野菜根时、至少病弱的母亲可以吃上二分五厘钱一斤的豆渣来“滋补”身子。

攒够了两三毛钱,炳伟就惦记着给母亲买药。康大夫至今还记得那个十来岁的孩子,手里攥着几枚硬币,央求他把开好的药方压缩了再压缩,他的钱只够开出廉价的几味药。

躺在寒风薄衾中终日咳喘的母亲没有能熬过这个寒冷的冬天。十二月八日,她带着对儿女无限的牵挂和深深的无奈,在病痛、饥饿、寒冷中撒手尘寰。小炳伟心中唯留的一丝安慰和温暖终于被命运一夺而去。



寒门赤子访寒门——向炳伟总裁去延安扶贫。

第二章 泥瓦生涯

父亲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对炳伟稍不顺眼就拳脚相加，向炳伟一面舔拭着失母辍学的重创，一面又不得不隐忍着父亲暴戾下的孤苦。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深刻地感受亲人相处却不能相通的切肤之痛。

在这些孤独与苦闷的日子里，炳伟喜欢去钟姑家。钟秀玲老太太是一个乐善好施、虔诚有文化的佛教徒，她常常一边做手中的活计，一边劝慰炳伟说：“孩子，父母对你好，你孝敬父母，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父母对你不好，你还是孝敬他们，这就难得啦。”“一家兄弟是一母同胞，只有今生没有来世……”。这个有着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德的老太太用她纯朴善良博爱的心怀陶冶着向炳伟一颗日见成熟的心灵。尽管环境险恶，但他对生活始终怀有一种憧憬。

如果说十三、四岁的向炳伟在生存的重压下逆来顺受、煎熬度日，那么到了十六岁，他开始想在生活中寻找一个支点，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掀起贫穷的重负。

一九七二年，向炳伟萌发了想学技术出去工作的念头，并因此与父亲爆发了一场争吵，父亲冲着他喊：“你一点用都没有，连‘地灰灰’（尘土）都不如。”说着，将一条井绳扔在炳伟跟前。

积存多年的伤痛一触即发。向炳伟这次终于反叛了父亲至高的权威，也反叛了他“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命运。他到生产大队的修建队当了一名小工，提土、和灰、搬砖、开土皮，他干得最卖力、最拼命。买不

起两块钱一把的瓦刀，他就趁师傅们休息时，借别人的瓦刀学垒砖。细心的向炳伟发现师傅们砌墙时通过转砖的动作来挑选平整的砖面，为了加快砌墙的速度，他就找了块九斤重的旧砖天天在手上练，手磨破了皮，他全然不顾，以至于粉红的嫩肉翻露出来，抓砖时，只要有一点沙子或砖渣浸在肉里就痛得钻心。半年后，带着满手的伤痛，他的技术在修建队排在了前列。

向炳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禀性，即凡自己做的事，哪怕最微小的一件事，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做好。七二年，他被安排在市委党校修厕所，修下面的粪坑时，别的师傅认为这里反正看不见，抹浆时很粗糙。向炳伟却爬在下面细致认真地把浆抹得光光滑滑平平整整。师傅们直说他傻，他憨厚的笑笑，不作声，继续干。“不管怎么说”，他想，“这些砖、这些墙要立在这儿很长时间。”

正是从最不起眼的小事做起，他练就了一手好活计，也养成了踏实严谨的好习惯。

学基本功容易，只要付出努力，学建筑施工图对于只上过四年学的向炳伟来说真是难上加难，但向炳伟绝不甘于只是砌墙抹地。

七五年，他一头扎进了钻研炉台灶膛的技术中。白天他在工地上干活，下完工回到家，他就开始在钟姑和自家的“试验灶”上摸索探究。灶膛高一点、低一点，薄一点、厚一点，他反复地试，然后爬在灶门前看火力，修了拆、拆了修，来回试了近百次，耗了一年多时间。终于有一天，这个灶里的火出奇地旺，关着炉门也能听得到“呼呼”的火苗声，以至于从烟囱里抽出的几颗火星溅落到草房上燃起了火苗，幸亏有人发现，赶得

紧，把火扑灭了。

向炳伟的这种不用拉风箱、火力大又干净的“马蹄回风灶”被一传十地传了出去，随之而来的便是忙碌，越来越多的人找炳伟盘灶。于是白天他依然在工地，晚上或节假日，他就奔赴各处，一把瓦刀、一身尘土带给不少人家方便。一般是不收钱，只招待两顿；有的人家十分感激，就给上两三块钱，而他修一个灶则需要十六个小时。

就这样他也很满足。他终于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被人需要被人尊重的感觉，同时潜意识里也产生了一种帮助了别人而获得的快感。他一边细心地给别人修灶，一边继续做一些小革新：在灶前设置一个放火柴的小方格；在后灶下搁置一个隔板做贮藏用；在抹灶面水泥时加些麻刀，灶面又光又亮……

几年不分昼夜的劳累下来，向炳伟感到腰痛。经医生拍片检查，被诊断为“腰肌劳损”，是长期弯腰、超负荷劳累所致。医生告诫他千万不能再干弯腰时间过长的重体力活。

从十六岁开始寻找的这个试图推翻贫穷的支点，忽然间灰飞烟灭。可是上要奉养年近七旬的老父，下要抚养正上初中的妹妹，自己只有四年级的文化，不能做重体力活，又没有什么社会关系，条条道路似乎都通向绝境——二十四岁的向炳伟再一次被命运抛弃在人生的荒漠之中。